

宋代農家經營之蠶絲業

趙 雅 書

一、前 言

中國近代以前的手工業，可以分成農村手工業、都市手工業、官營手工業等三類。¹這種分類從宋代以後愈為明顯，尤其是表現在蠶絲業方面。所謂蠶絲業的農村手工業，便是以鄉村為基礎，由農家經營之蠶絲業，生產絹、紬、絲、綿等普通絲織物，這些絲織物，即是構成了賦入國庫一部分的實物，「宋史」食貨志曾記載：

「帛之品十：一曰羅、二曰綾、三曰絹、四曰紗、五曰紵、六曰紬、七曰雜折、八曰絲線、九曰綿、十曰布葛。」²

帛是歲賦之物四類中的一類，而帛之十品，其中至少有八品是農家經營蠶絲業之成果。

蠶絲業的特色，是在生產各個階段裏，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，而且必須把勞動力在各個階段內集中使用，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勞動集約（Labor intensive）。由於古代不似近代有嚴密的分工及組織，而是多屬以家庭為單位的手工業生產形式，既然脫離不了家庭，故宋代農家經營之蠶絲業，主要是以副業型態出現的，雖然宋代也已有了少部分的專業經營型態，以湖州為例，據陳旉「農書」記載：

「彼中人，唯藉蠶辦生事，十口之家，養蠶十箔，每箔得繭一十二斤，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，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，每一匹絹易米一碩四斗，絹與米價常相侔也。以此歲計衣食之給，極有準的也。以一月之勞，賢於終歲勤動，且無旱乾水溢之苦。」³這一段記載，正是一個典型的宋代農家經營規模，「十口之家」是生產單位，「一月之勞」便是副業型態，而且若以上述的標準來看，每一次農家養蠶就可以有二十四匹絹的收穫。當然湖州或許是特例，其他各地農家的生產量，未必能達此標準，但宋代農家經營蠶絲業的特性，則應是一致的。

二、栽 桑

在人類開始育蠶的時候，草萊尚未盡闢，天然生長的桑樹，到處都有，所以飼料毫無問題；但人類逐漸繁衍，草萊漸闢，天然生長的桑樹，也逐漸被砍伐，而人們對於蠶

¹ 見西嶋定生「中國經濟史研究」，頁七二九，第一章「十六、十七世紀を中心とする中國農村工業の考察」。

² 「宋史」，食貨志，卷一二七，頁四。（百納）

³ 陳旉「農書」，卷下，種桑之法篇第一，頁四。（知不足齋叢書）。

繭的需要，又日益增加，天然生長的桑樹，已不能滿足需要，於是人們乃開始自己栽培桑樹。

談到栽桑，首先需注意到桑苗的買賣，「十國春秋」曾載：

「按五國故事，蜀中每三月爲蠶市，至時貨易畢集，閭閻填委，（王）建常登樓望之，見鬻桑者不一，顧左右曰：條桑甚多，儻稅之，必獲厚利。由是言出於外，民懼盡伐其桑柘焉，此亦重賦厚斂之一端。」⁴

故蠶市中有條桑（桑苗）之出售，「朱文公文集」中的勸農文亦謂：

「蠶桑之務，亦是本業，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，蓋緣民間種不得法，今仰人戶，常于冬月，多往外路買置桑栽。」⁵

從陳旉「農書」以及「農桑輯要」這兩部書，都可看出宋代植桑技術的發達，以及集約管理的進步，桑樹嫁接法的技術，更是始自宋代。傳統上，桑樹分成魯桑、荊桑兩類，⁶惟詳細分類時，當然尚不止此，因散見在宋代諸書中的種類尚甚多，如陳耆卿撰嘉定「赤城志」舉出：

「桑：有黃桑、青桑、花桑、水桑、過海桑；」⁷

陳旉「農書」也謂：

「……爲其子差細，以種卽成雞桑、花桑，故去之……，又有一種海桑；」⁸

談鑰「嘉泰吳興志」物產：

「今鄉土所種，有青桑、白桑、黃藤桑、雞桑，富家有種數十畝者，聚桑山桑也，生於野。」⁹

羅願撰淳熙「新安志」木果：

「桑之類有花桑，遇葉少時亦可以食蠶；」¹⁰

程大昌「演繁露續集」桑無附枝：

「浙桑」；「徽之桑」。¹¹

陸游「劍南詩稿」村舍雜書：

⁴ 吳任臣「十國春秋」，卷三六，頁二十七。（珍本三集）

⁵ 「朱文公文集」，卷一〇〇，勸農文。「古今圖書集成」（84），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七卷農桑部，頁三九七。（文星）

⁶ 「農桑輯要」，卷三，頁一，「桑種甚多，不可徧舉，世所名者，荊與魯也，荊桑多椹，魯桑少椹。」（四部備要）

⁷ 「赤城志」，卷三六，頁二十二。（故宮藏四庫全書本）

⁸ 同註⁸，頁一與頁四。

⁹ 「嘉泰吳興志」，卷二〇，物產，頁十六。（南林劉氏嘉業堂刊本）

¹⁰ 「新安志」，卷二木果，頁八。（清嘉慶刊本）

¹¹ 程大昌「演繁露續集」，卷五，頁五。（故宮藏四庫全書本）

「中春農在野，蠶事亦隨作，手種臨安青（桑名），可飼蠶百箔。」¹²

「八月江湖風露秋……人語正譚過古塢（湖桑塢五鼓，挽船聲甚喧）。」¹³

吳自牧「夢梁錄」木之品：

「梁數種，名青桑、白桑、拳桑、大小梅紅、雞爪等類。」¹⁴

沈與求「沈忠敏公龜谿集」：

「吳桑成綠蔭，吳蠶盈翠箔；」¹⁵

以上桑樹的種類，多是因地方土質的不同而分，惟一般農家所已經具有的栽桑知識，還是多以地目來分，南宋韓元吉「南澗甲乙稿」論田畝數和買狀謂：

「以田畝論之，有水田，有平田，有高田；以園地論之，有平桑，有山桑……」¹⁶可知在稅制上，桑園有平桑與山桑之分，田分平田與高田，是相對的，以位置高低來分別。¹⁷故推知平桑也應在平野，山桑則應在山麓。明正德「蘭谿縣志」曾載南宋實施經界法時，山桑的地畝統計是一七九三三畝，無平桑畝數，而蘭谿地方的桑園，都是在山麓的。¹⁸同時「南澗甲乙稿」建康府勸農文亦云：

「山雖多，惟茶果之植，其負山之原，可藝桑柘者，未如江浙之美也。」¹⁹

可能生長在南方的山桑，還要較平桑為普遍，這是因為南方的平野，多為水田緣故，見南宋程俱「北山小集」，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記載：

「蘇、秀兩州鄉村，自前例種水田，不栽桑柘。」²⁰

既為水田，就不再栽植桑園了。

三、桑葉經營

「男耕女織」為我國歷代相沿之習語，蠶絲業長久停滯於家庭手工業形式之中，原料與生產線經久未能分離，惟自唐宋以後，則由農業家庭中，有開始分離之迹象。²¹其最明顯的差異，便是桑葉與生絲，有出現獨立經營之現象。²²由於農家經營之蠶絲業，

¹² 陸游「劍南詩稿」，卷三九，頁九，村舍雜書。（四部備要）

¹³ 同註¹²，卷四〇，頁四，曉賦。

¹⁴ 吳自牧「夢梁錄」，卷十八，頁三。（筆記小說大觀）

¹⁵ 沈與求「沈忠敏公龜谿集」，卷一，頁二十四。（四部叢刊）

¹⁶ 韓元吉「南澗甲乙稿」，卷九，頁四至五。（聚珍版叢書）

¹⁷ 周藤吉之「宋代經濟史研究」，頁七八。

¹⁸ 參考本田治「宋代兩浙地方的養蠶業について」。（待兼山論叢第六號史學編，一九七三，一）

¹⁹ 同註¹⁸，卷十八。

²⁰ 程俱「北山小集」，卷三十七，頁三至四。（四部叢刊）

²¹ 李劍農「宋元明經濟史稿」，頁四四。

²² 參考斯波義信「宋代商業史研究」，頁二八七至二八九；又梅原郁「北宋時代の布帛と財政問題」（「史林」，四十七卷二期，頁五五。）及柳田節子「宋代の養蠶農家經營」（「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」）。

是以副業的方式個別地經營，生產時若無精密的計劃，則會有失調之虞，尤以較貧苦的農家，受影響最大，他們常遭受桑葉市場的控制，陳勇「農書」謂：

「約計自有葉看養，寧葉多而蠶少，即優裕而無窘迫之患，乃善。今人多不先計料，至闕葉則典質質鬻之，無所不至，苦于蠶受饑餒，雖費資產，不敢惜也，縱或得之，已不償所費。」²³

北宋鄭獬「**鄖溪集**」買桑：

「出持舊粟買桑葉，滿斗纔換幾十錢，桑貴粟賤不相貴，老蠶仰首將三眠。前日風雨乖氣候，凍死箔卷埋中田，蠶不見絲粟空舂，安得衣食窮歲年？」²⁴

南宋高斯得「**耻堂存稿**」桑貴有感：

「我老與時忤，十年守窮空；衣食相驅迫，遂師田舍翁！每當春蠶起，不敢怠微躬；晨興督家人，留心曲箔中。客寓無田園，專仰買桑供；豈謂桑陡貴？半路哀塗窮。三百變三千，千倍價何穹？家貲已典盡，厥費猶未充。」²⁵

南宋釋文珩「**潛山集**」蠶婦歎：

「吳儂三月春盡時，蠶已三眠蠶正饑；家貧無錢買桑餒，奈何饑蠶不生絲！婦姑携籃自相語，誰知我儂心裏苦？姑年二十無嫁衣，官中催稅聲如虎。無衣衣姑猶可緩，無絹納官當破產。隣家破產已流離，頽垣廢井行人悲。」²⁶

所以桑葉與養蠶，出現分別經營的現象，而商人頻頻活動，並開始操縱了桑葉的價格，例如虞偉「**尊白堂集**」春蠶行：

「今年桑葉賤如土，吳蠶戔戔多於魯。」²⁷

這是桑價低落的記載，而洪邁「**夷堅志**」載：

「紹興六年（一一三六），時淮上桑葉價翔踊；」²⁸

「乾道八年（一一七二），信州桑葉驟貴，斤直百錢，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。」²⁹

「**西湖蠶略**」也記述：

「淳熙間，湖蠶頓盛，桑葉價數倍……」³⁰

這又是桑價上漲的記載。一般來說，種桑的經濟危機性較小，所需之技術性亦低，唯一的條件，是須掌握住土地，何況宋代國策，一貫都是獎勵栽桑的，例如：

²³ 同註³，收蠶種之法篇第二，頁六。

²⁴ 鄭獬「**鄖溪集**」，卷二六買桑，頁八至九。（珍本三集）

²⁵ 高斯得「**耻堂存稿**」，卷六，頁一，桑貴有感。（聚珍版叢書）

²⁶ 釋文珩「**潛山集**」，卷五蠶婦歎，頁八。（珍本初集）

²⁷ 虞偉「**尊白堂集**」，卷一春蠶行，頁十九。（珍本初集）

²⁸ 洪邁「**夷堅志**」，甲志，卷五，頁九「江陰民」。（光緒五年刻本）（十萬卷樓叢書）

²⁹ 「**夷堅志**」，丁志，卷六，頁十二「張翁殺蠶」。

³⁰ 「**西湖蠶略**」，蠶報。「**農史研究集刊**」第二冊，頁一一九。

「……以能課民種桑棗者，率優其第秩焉！」³¹

「……陳靖爲京畿均田使……令本府招誘歸業，其桑功更不均檢，諭民廣令種植……」³²

「……中書議勸民栽桑，帝(神宗)曰：農桑衣食之本，民不敢自力者，正以州縣約以爲賞，升其戶等耳，宜申條禁。於是司農寺諸立法，先行之開封，視可行，頒於天下，民種桑柘，毋得增賦，安肅、廣信、順安軍、保州，卽其地植桑榆……」³³

「他日，上與王安石言：第四等助役錢，可惜直放了，不若使種桑，而役錢得免。安石曰：桑者，將使人人種之，若須第四等免役錢而後種，則種者有限矣！但當令保長及保正督課使種，不種則保長及保正糾舉，罰錢入糾者，而爲官司所糾，則並保正出罰，如此則人人皆種桑……」³⁴

「乾道元年(一一六五)正月都省言，淮民復業，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，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，並論賞有差。」³⁵

「(淳熙)六年(一一七九)，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，欲重農桑，廣種植也……」³⁶

卽在消極的情況下，政府對植桑者，還予以補助，如：

「六月乙未，磁州言保安縣有黑蟲羣飛，夜出晝隱，食桑葉殆盡，詔免其桑稅。」³⁷

「甲辰，詔河北災傷民，嘗以桑土倚質與富人者，悉歸之，候歲豐，償所貸錢。」³⁸
在這種優厚條件之下，經營栽桑無疑風險較小，如此一來，較貧苦的農家就更蒙受到不利影響，除了應付官府苛稅之外，還得承受商人之剝削，真是不堪負擔。

四、蠶具與蠶種

農家經營之蠶絲業，在農序開始時，首先必須注意蠶具與蠶種，蘇軾「東坡先生集」，和子由蠶市：

「去年霜降斫秋菽，今年箔積如連山，破瓢爲輪土爲釜，爭買不翅金與紈(次公，菽箔乃薦蠶之具，瓢輪、土釜乃繰絲之物，爭買三者以急用，所以甚於金紈也)……」³⁹

³¹ 「宋史」(5)，卷一七三，頁十五。(藝文)

³² 「續資治通鑑長編」，卷四十七，頁二十。(世界)

³³ 同註³¹，頁十三。

³⁴ 同註³²，卷二二二，頁一。

³⁵ 同註³¹，頁二十。

³⁶ 同註³¹，頁二十二。

³⁷ 同註³²，卷十八，頁十三。

³⁸ 同註³²，卷一〇六，頁十八。

³⁹ 蘇軾「東坡先生集」，卷一，頁四至五，子由蠶市。(四部備要)

荻箔、瓢輪、土釜三者，皆家庭養蠶之必需品。蘇轍「樂城集」蠶市也云：

「枯桑舒芽葉漸青，新蠶可浴日清明，前年器用隨手敗，今冬衣着及春營，傾困計口賣餘粟，買箔還家待種生，不唯箱篋供婦女，亦有鉏鋤資男耕……」⁴⁰

還道出了清明節前後，蠶市的活動性。所謂蠶市，實際上就是中國北方所說的會，歐洲中古時代的 Fair，是一種季節性的市場，農民在農暇時節，購買各種必須品、農具、牲畜的市場，這種會中的商人，携帶著貨物，隨著此起彼落，連續的會，來做生意。歐洲中古時代有名的 Champagne Fair 也是這樣的。不過歐洲因各國國境偏小，所以他們的 Fair，便構成了所謂國際市場。幅員廣大的中國，則又是另一種意義了，這種會，成了國內貿易的集合地。宋人記述的「蠶市」，可以使我們體會到它是會，是 Fair 的概念。蠶市中的主要貨品之一，便是農桑之具。⁴¹ 至於蠶種的購得，也可以多樣地選擇，故「江南蠶子非一種」。⁴² 莊季裕「雞肋編」也有云：

「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，臘月八日、或二十三日，以新水浴過，至三月間，雖熱而桑未可採，則以絛絮裹置深密處，則不生，欲令生，則出置風日中。」⁴³

除了荻箔、瓢輪、土釜三者之外，蠶網與陶甕亦為家庭養蠶所必備，狩野永納「耕織圖」中織圖的上簇、炙箔、下簇、窖繭等圖，便是繪述此等農序。王楙「農書」對於蠶網並有詳細的敘述，尤其是南、北方蠶簇的方法亦有比較，王云：

「蠶網，擡蠶具也，結繩為之，如魚網之制，其長短廣狹，視蠶槃大小制之，沃以漆油，則光景難壞，貫以網索，則維持多便，至蠶可替時，先布網于上，然後灑桑，蠶聞葉香，穿網眼上食，候蠶上葉齊，共手提網，移置別槃，遺餘拾去，比之手替，省力過倍，南蠶多用此法。」⁴⁴

據此記載，北方大概是用手替的。此外，南方還另有木製蠶杓，王云：

「如槃蠶空隙，或飼葉偏疎，則必持此送之，以補其處；至蠶老歸簇，或稀密不倫，亦用均布……此南俗蠶法。」⁴⁵

王楙提及蠶杓時，僅云：「此南俗蠶法」，可見北方並無蠶杓此一工具，從蠶具來看，北方似較簡陋。還有談到蠶簇的場所，王云：

「南方例皆屋簇，北方例皆外簇。」⁴⁶

⁴⁰ 蘇轍「樂城集」，卷一，頁十四，蠶市。

⁴¹ 參考鞠清遠「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」。（食貨）

⁴² 裴璠「存悔齋稿」附遺，吳中寒食，頁二。（珍本三集）

⁴³ 莊季裕「雞肋編」，卷上，頁十六。（商務）

⁴⁴ 王楙「農書」，卷二十，頁四五四。（商務）

⁴⁵ 同註⁴⁴，頁四五五。

⁴⁶ 同註⁴⁵，卷六，頁四十九。

這是受了天候的影響，北方春雨較少，可以外簇，南方常春雨連綿，自以屋簇為宜，同時養蠶是講究溫度的，南方的屋簇，總是要比北方的外簇理想。

五、蠶之分類

早在「淮南子」就曾記載：

「蠶食而不飲，二十二日而化；」⁴⁷

「原蠶一歲再收（原，再也。），非不利也，然而王法禁之者，為其殘桑也。」⁴⁸前者是最早提出了三眠蠶，⁴⁹後者則知當時已發生二化性蠶，且知其傷害桑樹，不宜飼育。⁵⁰「齊民要術」也曾同時談到一化性三眠蠶與二化性四眠蠶，⁵¹王楙「農書」曾云：

「北蠶多是三眠，南蠶俱是四眠。」⁵²

三眠蠶的歷史較為久遠，且是古代北方比較流行的蠶種，而四眠蠶則是宋元以後，南方多飼養的改良品種，四眠蠶蠶體要較三眠蠶肥大，繭量豐富，繭質優良，可是三眠蠶的抗病力，一般要較四眠蠶為強，南方養蠶講究品種與技術，北方則著重實際，這是南方多養四眠蠶，以及北方多養三眠蠶的主因。「耕織圖」中所描繪的是三眠蠶，但秦觀「蠶書」所記述的却是四眠蠶⁵³，南宋戴復古「石屏集」織婦嘆：

「春蠶成絲復成絹，養得夏蠶重剝繭，絹未脫軸擬輸官，絲未落車圖贖典，一春一夏為蠶忙……」⁵⁴

這便是二化性蠶。南宋吳泳「鶴林集」隆興府勸農文：

「吳中厥壤沃，厥田腴，稻一歲再熟，蠶一年八育。」⁵⁵

這就是多化性蠶了，不過多化性蠶繭量少，質也差，一般多不取。陳旉「農書」曾記述每一次農家養蠶可以有二十四匹絹的收穫，這是一化的量，則二化即使不能推成雙倍，其產量亦必是遠逾二十四匹絹了。這些二化性蠶，乃至多化性蠶，是導致南方生產量，超過北方的原因之一。

六、製絲與織紵

⁴⁷ 「淮南子」，卷十七說林訓，頁七。（四部備要）

⁴⁸ 「淮南子」，卷二十泰族訓，頁十八。

⁴⁹ 天野元之助「中國農業史研究」，頁一五七。

⁵⁰ 同註⁴⁹，頁一五八。

⁵¹ 「齊民要術」，卷五種桑柘第四十五，頁四。（四部備要）「今世有三臥一生蠶，四臥再生蠶……」。

⁵² 同註⁴⁶。

⁵³ 秦觀「蠶書」，頁一。（知不足齋叢書）秦觀謂蠶有初眠、再眠、三眠、大眠等四眠。

⁵⁴ 戴復古「石屏集」，卷一織婦嘆，頁三十一至三十二。（四部叢刊）

⁵⁵ 吳泳「鶴林集」，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，頁七。（珍本初集）

「耕織圖」中繅絲圖以前的各圖，是屬於製絲的農序，宋代的製絲與織紵已開始分離，有相當豐富的生絲獨立販賣資料，例如：

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糴秋穀；」⁵⁶

「有坐絲鞋而坐剩利者……賣了黑黍新絲，不憂剩利……」⁵⁷

「此身非不愛羅衣，月曉霜寒不下機。織得羅成還不着，賣錢買得素絲歸；」⁵⁸

「……更願春蠶一百箔，賣新得價絲貴樂……」⁵⁹

「小麥青青大麥黃，原頭日出天色涼，姑婦相呼有忙事，舍後煮繭門前香，繰車嘈嘈似風雨，繭厚絲長無斷縷，今年那暇織絹著，明日西門賣絲去。」⁶⁰

「東家麥飯香撲撲，西家賣絲糴新穀；」⁶¹

「聞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產殖繅錦泉紵苧刺繡鏤刻髹治之物，與所市易牛羴羊彘絲繭椒蜜之貨，日夜旁午絡繹。」⁶²

「……那人道：小人自姓崔名寧，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，小人昨晚入城，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……小人姓崔名寧，是鄉村人士，昨日往城中賣了絲，賣得這十五貫錢……」⁶³

生絲所以單獨經營的原因，是一方面可以輸官納賦，如：

「絲絲自喜如霜白，輸入官家吏嫌黑，手持退印競傳呼，倏見長條染深墨，墨絲歸織家人衣，別買輸官吏嗔遲。」⁶⁴

另一方面則亦有織紵之家的需要，如：

「一疋纔可剪，織處畏風日，剪時謹刀尺，擲梭兩手倦，踏筩雙足趺，三日不住織，前知寒切骨，苦心肩胛露，里胥踞門限，叫罵嗔納晚，安得織婦心，變作監官眼，皆言邊幅好，自愛經緯密，昨朝持入庫，何事監官怒，大字雕印文，濃和油墨污，父母抱歸舍，拋向中門下，相看各無語，淚迸若傾瀉，質錢解衣服，買絲添上軸，不敢輒下機，連宵停火燭，當須了租賦，豈暇恤襦袴。」⁶⁵

宋代的「織紵之家」、「織帛之家」、「機戶」等多已獨立於農業家庭之外。⁶⁶但彼等的

⁵⁶ 「古今圖書集成」(84)，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七卷農桑部，頁四〇八，「傷田家」(潯夷中)。(文星)

⁵⁷ 魏泰「東軒筆錄」，卷十一，頁一。(筆記小說大觀)

⁵⁸ 徐積「節孝先生文集」，卷二五織女，第四冊，頁六十三。(明嘉靖版)

⁵⁹ 洪咨夔「平齋文集」，卷七禽語，頁二。(四部叢刊)

⁶⁰ 范成大「石湖居士詩集」，卷三，頁十八。(四部叢刊)

⁶¹ 方岳「秋崖集」，卷十四扣角，頁八(珍本二集)

⁶² 文同「丹淵集」，卷二三，頁一九〇至一九一。(四部叢刊)

⁶³ 「京本通俗小說」，第十五卷錯斬崔寧，頁八十六至八十八。(商務)

⁶⁴ 南宋林之奇「拙齋文集」，卷三墨染絲，頁七。(珍本二集)

⁶⁵ 同註⁶²，卷三，頁六十六，織婦怨。

⁶⁶ 同註²¹，頁四六。

紡織手工業原料，往往還要向農家去購取。

「耕織圖」中絡、經、緯、織四圖，已屬工序，而絡車、絲簾、紡車、經架、織機都是不可缺的機具，整個工序是屬於農家經營蠶絲業的手工業部分。尤其是紡車，最能表現農家的生產氣氛，一般來說，如果農家從事蠶絲業的一貫經營，則都有紡車的設置，當然規模不會太大，從現存的一幅宋代繪畫——紡車圖，⁶⁷ 可以看到其生產情景，紡車圖是絹本手卷，設色圖，其內容是，農村中婦女紡線的情景，畫中心放着一架紡車，其旁置一竹筐，一位中年婦人坐於小椅上，左手抱着嬰兒哺乳，右手輪轉車機，前面站着一位老年婦人，兩手牽線，後面有一個兒童，手持小竿，拴著青蛙在遊戲，這情景正如陳造「江湖長翁集」田家謠所說的情景：

「……倏涼驟暖繭易蛾，大婦絡絲中婦織……」⁶⁸

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，趙孟頫在題詩中所言的：「田家作苦餘，軋軋繰車鳴。」⁶⁹ 也可以想像到司馬光所說：「蠶婦治繭、績麻、紡緯、縷縷而積之，寸寸而成之，其勤極矣！」⁷⁰ 的話，這些都是農家經營蠶絲業，辛勤生活的寫照。

七、農家之納賦

宋代之田賦，仍沿唐代之習慣，認可絹帛為普通農戶之生產品，雖然當時納稅人戶所納之絹帛，一部分已是購自於所謂「織紵之家」、「織帛之家」、「機戶」了。不過大部分的帛品，還是農家經營的小規模手工業成品，不免粗製濫造，所以政府特定下了統一的規格，譬如：

「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，並須幅廣二尺五分，民所輸絹，疋重十二兩，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。河北諸州軍重十兩，各長四十二尺，宋因其舊。」⁷¹

「（太平興國）九年（九八四）……頗聞民間所織錦綺綾羅及它匹帛多幅狹，不中程式，及紕疏輕弱，加藥塗粉，以欺誑販鬻，因而規利。宜令兩京諸州告諭民所織匹帛，須及程式買肆之，未售者限以百日當盡鬻之，民敢違詔復織，募告者，三分賞其一。」⁷²

「戊午（咸平六年）（一〇〇三），禁江浙造短狹織帛。」⁷³

⁶⁷ 「一幅宋代繪畫——紡車圖」（文物）。

⁶⁸ 陳造「江湖長翁集」，卷九田家謠，頁十二。（珍本五集）

⁶⁹ 同註⁶⁷。

⁷⁰ 同註⁸¹，卷一七三，頁十四。

⁷¹ 同註⁸¹，卷一七五，頁一。

⁷² 「宋會要輯稿」，食貨六十四，頁六一〇八。（世界）

⁷³ 同註⁸²，卷五十四，頁四。

「（乾道）八年（一一七二）二月十二日，戶部言昨徽州乞將本州上供絹，依祖宗舊制，重十一兩爲一匹輸納……今年徽州截日終，起到乾道七年（一一七一），上供絹八萬一千七百六十餘匹，係四十二尺爲匹，每匹重一十一兩一分，或一十一兩半之數……」⁷⁴

這些規定，固然是一種品質管理，但規定劃一後，也方便了政府的徵賦，像：

「比者民輸租，其紬絹不成疋者，率三戶至五戶，合成疋以送官。」⁷⁵

「收盛奇零……絹不滿十分，而收爲寸之類……」⁷⁶

所以農家經營生產，雖屬個別單位，但最後仍賴政府協調統一。由於政府的積極干涉政策，再加上一些不良官吏的虐苛，生產納賦的農戶，乃有着相反的反應。「續資治通鑑長編」仁宗時田況言：

「且以江淮之間言之，今江淮菽麥已登矣，而官責民輸錢，數斗之費，不供一斗之價，物遂大賤而農傷，稅絹已輸矣！民間貿易無餘，而暴令復下，又配市之，織紵之家，寒不庇體，而利盡于畜賈，累年以來，刻剝不已。」⁷⁷

戴昺「東野農歌集」：

「脫却破袴！脫却破袴！蠶熟緣成霜雪縷；小姑織絹未落機，縣家火急催官賦！輸了官賦無零落，破袴破袴還更着。」⁷⁸

何夢桂「鐵牛翁遺稿」傷田家：

「縑車未歇取絲分，私債官逋夜打門；里正不慈胥吏酷，窮民空感半租恩。」⁷⁹

南宋范成大「石湖居士詩集」四時田園雜興：

「小婦連宵上絹機，大耆催稅急如飛！今年幸甚蠶桑熟，留得黃絲織夏衣。」⁸⁰

南宋方逢辰「蛟峰文集」田父吟：

「小民有田不滿十，鎌方放兮有菜色，曹胥鄉首冬夏臨，催科差役星火急，年年上熟猶皺眉，一年不熟家家饑，山中風土多食糜，兩兒只肯育一兒，只緣人窮怕餓死，可悲可弔又如此，有司猶曰汝富民，手執鞭敲目怒視，今年淫雨天作難，洶湧澎湃四五番……皂衣旦暮來槌門，今年苗稅催得早，打快織機趁頭網，作急糴米輸苗倉，更有一言牢記取，斷不許人言災荒。」⁸¹

⁷⁴ 同註⁷²，頁六一—六。

⁷⁵ 「續資治通鑑長編」（一），永樂大典輯卷，卷一二三〇七，頁八。

⁷⁶ 同註⁸¹，卷一七四，頁一。

⁷⁷ 同註⁸²，卷一五四，頁七。

⁷⁸ 戴昺「東野農歌集」，卷二，頁三。（珍本初集）

⁷⁹ 何夢桂「鐵牛翁遺稿」傷田家，頁一。（珍本五集）

⁸⁰ 范成大「石湖居士詩集」，卷二七，頁一四八，四時田園雜興。

⁸¹ 方逢辰「蛟峰文集」，卷六田父吟，頁十七至十八。（珍本四集）

南宋釋文珣「潛山集」聽野老所言：

「農家累世服畝畝，此外寧復知其他；世道愈變俗愈薄，天意亦復相折磨，舉貸養蠶不收繭。盡瘁耕耨田無禾，千瘡百孔正難補；前月里正來催科，家貧乏錢辦酒食！賣却養命雙種鵝，昨朝縣令又追喚。」⁸²

這些均是農家經營蠶絲業酸苦血淚的一面，相形之下，陳旉所說的：「中小之家，只此一件，自可了納賦稅，充足布帛也。」⁸³ 這一句話顯然有很大的問題，無怪乎「四庫全書總目」評其「虛論多而實事少」了，⁸⁴ 陳旉之言縱不是過於樂觀，亦便是僅能代表兩浙地區蠶桑的生產情形而已。以上諸種記載雖多是指南方，但當時南方的生產情形是優於北方的，倘若南方如此，遑論北方？所以一般來說，農家即使經營得好，亦僅是自足罷了。

八、結 言

歸結而言，宋代蠶絲業之生產，是在以農家為經營面的基礎上，政府賦入的主要部分，均來自此經營面。又從「宋會要輯稿」的統計，⁸⁵ 以及宋代蠶桑的知識與技術來看，我們知道長江中、下游區，是普通絲織物直接生產的中心，⁸⁶ 而宋代農家經營之蠶絲業，其經營面便是以此區為重心的。經營面的生產型態是家庭手工業，這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家生產。至於一般農家的生活很苦，是由於賦重的關係，宋愈文豹的「雪川姚寅詩」說得很好：

「南村老婆頭欲雪，曉傍牆陰採桑葉，我行其野偶見之，試問春蠶何日結？老婆斂手復低眉，未足四眠那得知？自從紙上掃青子，朝夕餵飼如嬰兒，只今上筐十日許，食葉如風響如雨，夜深人靜不敢眠，自遶牀頭逐飢鼠，又聞野祟能相侵，典衣買紙燒蠶神，一家心在陰雨裏，只恐葉濕繅難均，明朝滿簇收銀繭，軋軋車聲快如剪，小姑促湯娘剝紕，嬉嬉始覺雙眉展，繅成白雪不敢閒，錦上織成雙鳳團，天寒尺寸不得著，盡與乃翁輸縣官，君不見！長安女兒嫩如水，十指不動衣羅裙，我曹辛苦徒爾耳！依舊績麻冬日裏。」⁸⁷

這是一首敘宋代農家經營蠶絲業非常刻骨的詩，不獨道出一般農家的辛酸，而且亦可代表了典型的蠶家生活。在生產方面，農家之經營仍屬自然經濟的統制。

⁸² 釋文珣「潛山集」，卷五聽野老所言，頁九。

⁸³ 同註⁸²。

⁸⁴ 「四庫全書總目」(4)，卷一百二農家類，頁一九八九。(藝文)

⁸⁵ 參閱拙稿「宋代蠶絲業的地理分布」。(「史原」第三期)

⁸⁶ 同註⁸⁵。

⁸⁷ 「宋人割記八種」，吹劍錄全編，頁三十四。(世界)